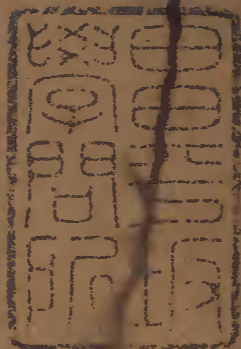


明史

志六十七之九



漢書門			
二一六	四〇	二一六	類
二〇	四〇	二一六	號
二〇	四〇	二一六	函
二〇	四〇	二一六	架
二〇	四〇	二一六	冊

內閣文庫			
二一六	四〇	二一六	漢
二〇	四〇	二一六	書
二〇	四〇	二一六	號
二〇	四〇	二一六	函
二〇	四〇	二一六	冊
二〇	四〇	二一六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67
冊數	120	( 30 )
函號	281	37

廿九



明史卷九十一

志第六十七

總管總理事務 經筵管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奉

內閣  
纂修

淺草文庫

邊防

海防

江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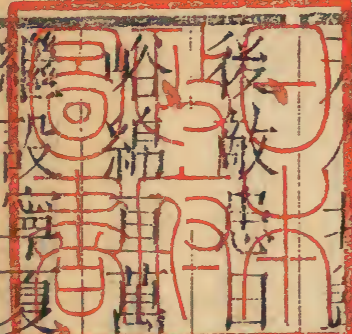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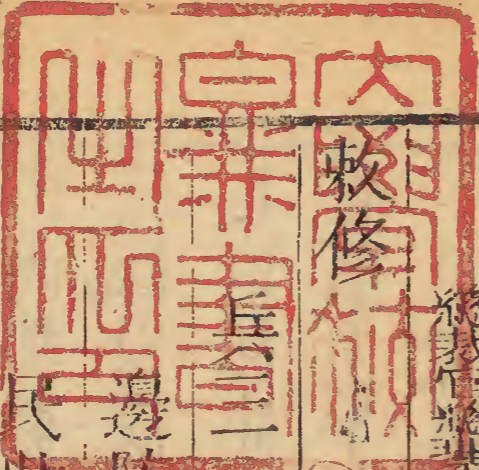
民壯土兵 鄉兵

元人北歸屢謀興復永樂遷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

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

峪綿甯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

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



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爲九邊初洪武二年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諭令各上方畧從淮安侯華雲龍言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於紫荆關及蘆花嶺設千戶所守禦又詔山西都衛於雁門關太和嶺并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兵九年敕燕山前後等十一衛分兵守古北口居庸關喜峰口松亭關烽墩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十五年又於北平都司所轄關隘二百以各衛卒守戍詔諸王近塞者每歲秋勒兵巡邊十七年命徐達籍上北平將校士卒復命將覈遼東定遼等九衛官

軍是後每遣諸公侯校沿邊士馬以籍上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於大寧其地在喜峰口外故遼西郡遼之中京大定府也西大同東遼陽南北平馮勝之破納哈出還師城之因置都司及營州五屯衛而封皇子權爲寧王調各衛兵往守先是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設開平衛及興和等千戶所東西各四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二十五年又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絡建文元年文帝起兵襲陷大寧以寧王權及諸軍歸及卽位封寧王於江西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調營

勝

州五屯衛於順義薊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寧地畀兀良哈自是遼東與宣太聲援阻絕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於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先是興和亦廢開平徙於獨石宣府遂稱重鎮然帝於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鄭亨充總兵官其敕書云各處烟墩務增築高厚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墩傍開井井外圍墻與墩平外望如一重門禦暴之意常凜凜也洪熙改元朔州軍士白榮請還東勝高山等十衛於故地興州軍士范濟亦言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皆藩籬要地其土可耕宜遣將率兵修城堡廣屯種皆不能用正統元年給事中朱純請修塞垣總兵官譚廣言自龍門至獨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餘里工作甚難不若益墩臺瞭守乃增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寧夏總兵官史昭言所轄屯堡俱在河外自河迤東至察罕腦兒抵綏德州沙漠曠遠並無守備請於花馬池築哨馬營大同總兵官方政繼以馬營請欲就半嶺紅寺兒廢營修築宣太巡撫都御史李儀以大同平行巡哨宜謹請以副總兵主東路叅將主西路而迤北則屬之總兵官都指揮並如議行後三年詔塞

紫荆關諸隘口增守備軍時瓦剌漸強從成國公朱勇請也既而也先入塞英宗陷於土木景帝卽位十餘年間邊患日多索來毛里孩阿羅出之屬相繼入犯無寧歲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張傑言延慶等境廣袤千里所轄二十五營堡每處僅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宜選精銳九千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庶緩急有備又請分布鄜慶防秋軍二千餘人於沿邊要害從之七年延綏巡撫都御史余子俊大築邊城先是東勝設衛守在河外榆林治綏德後東勝內遷失險捐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正統間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建緣邊營堡二十四歲胡延安綏德慶陽三衛軍分戍天順中阿羅出入河套駐牧每引諸部內犯至是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墩堡相望橫截套口內復塹山堙谷曰夾道東抵偏頭西終寧固風土勁悍將勇士力北人呼爲橐駝城十二年兵部侍郎滕昭英國公張懋條上邊備言居庸關黃花鎮喜峰口古北口燕河營有團營馬步軍萬五千人戍守請益軍五千分駐永平密雲以策應遼東涼州鎮番莊浪賀蘭山迤西從雪山過河南通靖虜直至臨鞏俱敵入犯之路請調陝西官軍益以甘

涼臨鞏秦平河洮兵戍安定會寧遇警截擊以涼州銳  
士五千扼要屯駐彼此策應認可二十一年敕各邊軍  
士每歲九月至明年三月俱常操練仍以操過軍馬及  
風雪免日奏報邊備頗修飭弘治十四年設固原鎮先  
是固原爲內地所備惟靖虜及火篩入據河套遂爲敵  
衝乃改平涼之開成縣爲固原州隸以四衛設總制府  
總陝西三邊軍務是時陝邊惟甘肅稍安而哈密屢爲  
土魯番所擾乃敕修嘉峪關正德元年春總制三邊都  
御史楊一清請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  
夏使河套千里沃壤歸我耕牧則陝右猶可息肩因上  
修築定邊營等六事帝可其奏旋以忤中官劉瑾罷所  
築塞垣僅四十餘里而已武宗好武邊將江彬等得幸  
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軍多內調又以京軍六千與  
宣府軍六千春秋番換十三年頒定宣大延綏三鎮應  
援節度敵不渡河則延綏聽調於宣大渡河則宣大聽  
調於延綏從兵部尚書王瓊議也初大寧之棄以其地  
畀朵顏福餘泰寧三衛蓋兀良哈歸附者也未幾遂不  
靖宣宗嘗因田獵親率師敗之自是畏服故喜峰密雲  
止設都指揮鎮守土木之變頗傳三衛助逆後因添設  
太監叅將等官至是朵顏獨盛情叵測嘉靖初御史邱

養浩請復小河等關於外地以扼其要。又請多鑄火器給沿邊州縣募商糴粟實各邊衛所詔皆行之。初太祖時以邊軍屯田不足召商輸邊粟而與之鹽富商大賈悉自出財力募民墾田塞下故邊儲不匱。弘治時戶部尚書葉淇始變法令商納銀太倉分給各邊商皆撤業歸邊地荒蕪米粟踊貴邊軍遂日困。十一年御史徐汝圭條上邊防兵食謂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陽汴粟由陝洛沔粟由漢中以達陝右宜大產二麥宜多方收糴紫荊倒馬白羊等關宜招商賃車運。又請以宣府遊兵駐右衛懷來以援大同。選

遊兵於順聖西城爲臨期應援永寧等處遊兵衛宣府備調遣直隸入府召募勇敢團練赴邊關遠近警急榆林山陝遊兵於本處策應報可亦未能行也。十八年移三邊制府鎮花馬池。是時俺答諸部強橫屢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晉陽南北烟火蕭然巡撫都御史陳講請以兵六千戍老營堡東界之長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關形勢寧武爲中路莫要於神池偏頭爲西路莫要於老營堡皆宜改設叅將雁門爲東路莫要於北樓諸口宜增設把總指揮而移神池守備於利民堡老營堡游擊於八角所各增軍設備帝悉許之。規畫雖密然兵將率

怯弱其健者僅能自守而已二十二年詔宣府兵乘塞舊制總兵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至是有司建議入秋悉令赴邊分地拒守至九月中罷歸犒以帑金久之以勞費罷二十四年巡按山西御史陳豪言敵三犯山西傷殘百萬費餉銀六十億曾無尺寸功請定計決戰盡復套地明年敵犯延安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力主復套條上十八事帝嘉獎之大學士嚴嵩窺帝意憚兵且欲殺舊閣臣夏言因劾銑并言誅死自是無敢言邊事者二十九年俺答攻古北口從間道黃榆溝入直薄東直門諸將不敢戰敵退大將軍仇鸞力主貢市之議

明年開馬市於大同然寇掠如故又明年馬市罷先是翁萬達之總督宣大也籌邊事甚悉其言曰山西保德州河岸東盡老營堡凡二百五十四里西路了角山迤北而東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陽河迤東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皆逼臨巨寇險在外者所謂極邊也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荆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關約一百八



十餘里皆峻嶺層岡險在內者所謂次邊也敵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經外邊能入內邊者乃請修築宣大邊牆千餘里烽墩三百六十三所後以通市故不復防遂半爲敵毀至是兵部請敕邊將修補科臣又言垣上宜築高臺建廬以栖火器從之時俺答益強朶顏三衛爲之嚮道遼薊宣大連歲被兵三十四年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楊博旣解大同右衛圍因築牛心諸堡修烽墩二千八百有奇宣大間稍寧息而薊鎮之患不已薊之稱鎮自二十七年始時鎮兵未練因詔各邊入衛兵往戍旣而兵部言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惟薊獨無渤海所南山陵東有蘇家口至塞籬村七十里地形平漫宜築牆建臺設兵守與京軍相夾制報可時兵力孱弱有警徵召四集而議者惟以據險爲事無敢言戰者其後薊鎮入衛兵俱聽宣大督撫調遣防禦益踈朶顏遂乘虛歲入三十七年諸鎮建議各練本鎮戍卒可省徵發費十之六然戍卒選悞不任戰歲練亦費萬餘而臨事徵發如故隆慶間總兵官戚繼光總理薊遼任練兵事因請調浙兵三千人以倡勇敢及至待命於郊自朝至日中天雨軍士跬步不移邊將大駭自是薊兵以

精整稱俺答已通貢封順義王其子孫襲封者累世迨萬曆之季西部遂不競而土蠻部落虎燉兔炒花宰賽煖兔輩東西煽動將士疲於奔命未嘗得安枕也初太祖沿邊設衛惟土著兵及有罪謫戍者遇有警調他衛軍往戍謂之客兵永樂間始命內地軍番戍謂之邊班其後店役逃亡之數多乃有召募有改撥有修守民兵土兵而邊防日益壞洪武時宣府屯守官軍始十萬正統景泰間已不及額弘治正德以後官軍實有者僅六萬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與土兵居其半他鎮率視此正統初山西河南班軍守偏頭大同宣府塞不得代巡撫于謙言每歲九月至二月水冷草枯敵騎出沒乘隙卒宜多若三月至八月邊守自足乞將兩班軍每歲一班如期放遣甘肅總兵官蔣貴又言沿邊墩臺守瞭軍更番有例惟坐事謫發者不許困苦甚乞如例踐更並從之五年山西總兵官李謙請偏頭關守備軍如大同例半歲更番部議每番皆十月而戍卒仍率以歲爲期有久而後遣者弘治中三邊總制秦紘言備禦延綏官軍自十二月赴邊旣周一歲至次年二月始得代在軍日多請歲一更上下俱在三月初邊軍使之嘉靖四十四年巡撫延綏胡志夔請免戍軍三年每軍徵銀五兩

四錢爲募兵用。至萬曆初，大同督撫方逢時等請修築費，詔以河南應戍班軍自四年至六年概免，盡扣班價發給，謂之折班。班軍遂耗久之，所徵亦不得寧。山、南、陽、潁上三衛積逋延綏，折班銀至五萬餘兩。是後諸邊財力俱盡，倣劫極矣。初邊政嚴明，官軍皆有定職，總兵官總鎮軍爲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爲奇兵，遊擊分領三千往來防禦爲遊兵，叅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爲援兵，營堡墩臺分極衝次，衝爲設軍，多寡平時走陣，哨探守瞭，焚荒諸事無敢惰，稍違制輒按軍法，而其後皆廢壞云。

○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閩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隸又千八百里，抵山東又千二百里，踰寶坻盧龍抵遼東又千三百餘里，抵鴨綠江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故海防亦重。吳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興海鹽海寧皆設兵戍守。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凡十一萬餘人，隸各衛爲軍，且禁沿海民私出海。時國珍及張士誠餘衆多竄島嶼間，勾倭爲寇。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年從德慶侯廖永忠言，命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增置多

櫓快船無事則巡徼遇寇以火船薄戰快船逐之詔顏  
充總兵官領四衛兵京衛及沿海諸衛軍悉聽節制每  
春以舟師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還十七年命信國公  
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後三  
年命江夏侯周德興抽福建福興漳泉四府三丁之一  
爲沿海戍兵得萬五千人移置衛所於要害處築城十  
六復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衛於浙金山衛於松江  
之小官場及青村南滙嘴城二千戶所又置臨山衛於  
紹興及三山瀝海等千戶所而寧波溫台並海地先已  
置八千戶所曰平陽三江龍山鄞衢大松錢倉新河松  
門皆屯兵設守二十一年又命和行視閩粵築城增兵  
置福建沿海指揮使司五曰福寧鎮東平海永寧鎮海  
領千戶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萬安莆禧崇武福全  
金門高浦六鰲銅山元鍾二十三年從衛卒陳仁言造  
蘇州太倉衛海舟旋令濱海衛所每百戶及巡檢司皆  
置船二巡海上盜賊後從山東都司周彥言建五總寨  
於寧海衛與萊州衛八總寨共轄小寨四十八已復命  
重臣勲戚魏國公徐輝祖等分巡沿海帝素厭日本詭  
譎絕其貢使故終洪武建文世不爲患永樂六年命豐  
城侯李彬等緣海捕倭復招島人蜑戶賈豎漁丁爲兵

防備益嚴十七年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殲之於望海  
塢自是倭大懼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犯朝廷閱數歲  
一令大臣巡警而已至嘉靖中倭患漸起始設巡撫浙  
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都御史已改巡撫爲巡視  
未幾倭寇益肆乃增設金山叅將分守蘇松海防尋改  
爲副總兵調募江南北徐邳官民兵充戰守而杭嘉湖  
亦增叅將及兵備道二十三年調撥山東民兵及青州  
水陸槍手千人赴淮揚聽總督南直軍務都御史張經  
調用時倭縱掠杭嘉蘇松踞柘林城爲窟穴大江南北  
皆被擾監司任環敗之經亦有王家涇之捷乃遁出海  
復犯蘇州於是南京御史屠仲律言五事其守海口云  
守平陽港黃花澳據海門之險使不得犯溫台守寧海  
關湖頭灣遏三江之口使不得窺寧紹守鯨子門乍浦  
峽使不得近杭嘉守吳淞劉家河七丫港使不得掩蘇  
松且宜修飭海舟大小相比或百或五十聯爲一綜募  
慣習水工領之而充以原額水軍於諸海口量緩急置  
防部是其議未幾兵部亦言浙直通秦間最利水戰往  
時多用沙船破賊請厚賞招徠之防禦之法守海島爲  
上宜以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船及福倉東莞等船守  
普陀大衢陳錢山乃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約束首

尾交接江洋亦要害地宜督水師固守報可已復令直隸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鎮江圖山五總添設游兵聽金山副總兵調度時胡宗憲爲總督誅海賊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復勾倭入寇閩廣益騷三十七年都御史王詢請分福建之福興爲一路領以叅將駐福寧水防自流江烽火門俞山小埕至南日山漳泉爲一路領以叅將駐詔安水防自南日山至浯嶼銅山元鍾走馬溪安邊館水陸兵皆聽節制福建省城介在南北去海僅五十里宜更設叅將選募精銳部領哨船與主客兵相應援部覆從之廣東惠潮亦增設叅將駐揭陽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言浙江溫處與福寧接壤倭所出沒宜進戚繼光爲副總兵守之而增設福寧守備隸繼光漳州之月港亦增設守備隸總兵官俞大猷延建邵爲八閩上游宜募兵以備緩急皆允行旣而宗憲被逮罷總督官以浙江巡撫趙炳然兼任軍事炳然因請令定海總兵屬浙江金山總兵屬南直俱兼理水陸軍務互相策應其後莆田倭寇平乃復五水寨舊制五寨者福寧之烽火門福州之小埕澳興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浯嶼漳州之西門澳亦曰銅山景泰三年鎮守尚書薛希璉奏建者也後廢至是巡撫譚綸疏言五寨守扼外洋

法甚周悉宜復舊以烽火門南日浯嶼三艚爲正兵銅山小埕二艚爲游兵寨設把總分汛地明斥堠嚴會哨改三路叅將爲守備分新募浙兵爲二班各九千人春秋番上各縣民壯皆補用精悍每府領以武職一人兵備使者以時閱視帝皆是之狼山故設副總兵至是改爲鎮守總兵官兼轄大江南北迨隆慶初倭漸不爲患而諸小寇往往有之萬曆三年設廣東南澳總兵官以其據漳泉要害也久之倭寇朝鮮朝廷大發兵往援先後六年於是設巡撫官於天津防畿甸後十餘年從南直巡按御史顏思忠言分淮安大營兵六百守廖角嘴

從福建巡撫丁繼嗣言設兵自浙入閩之三江及劉澳而易海澄團練營土著軍以浙兵天啟中築城於澎湖設游擊一把總二統兵三千築礮臺以守先是萬曆中許孚遠撫閩奏築福州海壇山因及澎湖諸嶼且言浙東沿海陳錢金塘玉環南麂諸山俱宜經理遂設南麂副總兵而澎湖不暇及其地遙峙海中透迤如修蛇多岐港零嶼其中空濶可藏巨艘初爲紅毛所據至是因巡撫南居益言乃奪而守之自世宗世倭患以來沿海大都會各設總督巡撫兵備副使及總兵官叅將游擊等員而諸所防禦於廣東則分東中西三路設三叅將

於福建則有五水寨於浙則有六總一金鄉盤石二衛  
一松門海門二衛一昌國衛及錢倉爵溪等所一定海  
衛及鄞衢大嵩等所一觀海臨山二衛一海寧衛分統  
以四叅將於南直隸則乍浦以東金山衛設叅將黃浦  
以北吳淞江口設總兵於淮揚則總兵駐通州游擊駐  
廟灣又於揚州設陸兵游擊待調遣於山東則登萊青  
三府設巡察海道之副使管理民兵之叅將總督沿海  
兵馬備倭之都指揮於薊遼則大沽海口宿重兵領以  
副總兵而以密雲永平兩游擊爲應援山海關外則廣  
寧中前等五所兵守各汛以寧前叅將爲應援而金復  
海蓋諸軍皆任防海三分岔以東九聯城外創鎮江城設  
游擊統兵千七百哨海上北與寬奠叅將陸營相接共  
計凡七鎮而守備把總分守巡徼會哨者不下數百員  
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蓋遭倭甚毒故設  
防亦最密云日本地與閩相值而浙之招寶關其貢道  
在焉故浙閩爲最衝南寇則廣東北寇則由江犯留都  
淮揚故防海外防江爲重洪武初於都城南新江口置  
水兵八千已稍置萬二千造舟四百艘又設陸兵於北  
岸浦子口相犄角所轄沿江諸郡上自九江廣濟黃梅  
下抵蘇松通泰中包安慶池和太平凡盜賊及販私鹽



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永樂時特命勳臣爲帥視江操。其後兼用都御史。成化四年從錦衣衛僉事馮瑤言令江兵依地設防於瓜儀太平。置將領鎮守。後六年守備定西侯蔣琬奏調建陽鎮江諸衛軍補江兵缺伍。十三年命擇武大臣一人職江操。母攝營務。又五年從南京都御史白昂言。敕沿江守備官互相應援。并給關防。著爲令。弘治中命新江口兩班軍如京營。例首班歇。卽以次班操。嘉靖八年江陰賊侯仲金等作亂。給事中夏言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卒。總兵罷不設。十九年沙賊黃良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總兵之故。乃復設。給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後復裁罷。三十二年倭患熾。復設副總兵於金山衛。轄沿海至鎮江。與狼山副總兵水陸相應。時江北俱被倭。於是量調九江安慶官軍守京口。圖山等地。久之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應鳳二巡撫防海。後因倭警。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諸處隸之。操江以故二撫臣得諉其責。操江又以向非本屬兵。難遙制。亦漠然視之。非委任責成。意宜以圖山三江會口爲操撫分界。報可。其後增上下兩江巡視。御史得舉劾有司將領。而以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設。先是增募水兵六千。隆慶初以都御史吳

時來請留四之一餘悉罷遣并裁中軍把總等官已復令分汛設守而責以上下南北互相策應又從都御史宋儀望言諸軍皆分駐江上不得居城市萬曆二十年以倭警言者請復設京口總兵南京兵部尚書衷貞吉等謂既有吳淞總兵不宜兩設乃設兵備使者每春汛調備倭都督統衛所水陸軍赴鎮江後七年操江耿定力奏長江千餘里上江列營五兵備臣三下江列營五兵備臣二宜委以簡閱訓練卽以精否爲兵備殿最部議以爲然故事南北總哨官五日一會哨於適中地將領官亦月兩至江上會哨其後多不行崇禎中復以勲

臣任操江偷惰成習會哨巡徼皆虛名非有實矣

○衛所之外郡縣有民壯邊郡有土兵太祖定江東循元制立管領民兵萬戶府後從山西行都司言聽邊民自備軍械團結防邊閩浙苦倭指揮方謙請籍民丁多者爲軍尋以爲患鄉里詔閩浙互徙時已用民兵然非召募也正統二年始募所在軍餘民壯願自效者陝西得四千二百人人給布二匹月糧四斗景泰初遣使分募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民壯撥山西義勇守大同而紫荆倒馬二關亦用民兵防守事平免歸成化二年以邊警復二關民兵敕御史往延安慶陽選精壯編伍得五千

餘人號曰土兵以延綏巡撫盧祥言邊民驍果可練爲兵使護田里妻子故有是命弘治二年立僉民壯法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五人五百里四三百里三百里以上二有司訓練遇警調發給以行糧而禁役占放買之弊富民不願則上直於官官自爲募或稱機兵在巡檢司者稱弓兵後以越境防冬非計大同巡撫劉宇請免其班操徵銀糧輸大同而以威遠屯丁舍餘補役給事中熊偉亦請編應募民於附近衛所並從之十四年以西北諸邊所募土兵多不足五千遣使齎銀二十萬及太僕寺馬價銀四萬往募指揮千百戶以募兵多寡爲差得遷級失官者得復職卽令統所募兵旣而兵部議覆侍郎李孟暘請實軍伍疏謂天下衛所官軍原額二百七十餘萬歲久逃故嘗選民壯三十餘萬又覈衛所舍人餘丁八十八萬西北諸邊召募土兵無慮數萬請如孟暘奏察有司不操練民壯私役雜差者如役占軍人罪報可正德中流賊擾山東巡撫張鳳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民不勝其擾兵部侍郎楊潭以爲言都御史甯杲所募多無賴子爲御史張璿所劾嘉靖二十二九年增州縣民壯額大者千人次六七百小者五百二十九年京師新被寇議募民兵以二萬爲率歲四月終赴

近京防禦後五年兵部尚書楊博請汰老弱存精銳在外者發各道爲民兵在京者隸之巡捕叅將逃者不補帝以影占數多耗糧無用遣官覈宜罷宜還者以聞隆慶中張居正陳以勤復請籍畿甸民兵謂直隸八府人多健悍總按戶籍除單丁老弱者父子三人籍一子兄弟三人籍一弟州與大縣可得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中分之爲正兵奇兵登名尺籍隸撫臣操練歲無過三月月無過三次練畢卽令歸農復其身歲操外不得別遣命所司議行然自嘉靖後山東河南民兵戍薊門者率徵銀以充召募至萬曆初山東徵銀至五萬六千兩貧民大困治河之役給事中張貞觀請益募士兵捍淮揚徐邳畿南盜起給事中耿隨龍請復民壯舊制專捕賊盜播州之亂工部侍郎趙可懷請練土著兵部因言天下之無兵者不獨蜀也各省官軍民壯皆宜罷老穉易以健卒軍操屬印官操官民操屬正官捕官郡守監司不得牽制立營分伍以憑調發先後皆議行末年募兵措餉益急南京職方郎中鄒維璉陳調募之害山西叅政徐九翰尤極言民兵不可調崇禎時中原盜急兵部尚書楊嗣昌議令責州縣訓練土著爲兵工部侍郎張慎言言其不便者數事而御史米壽圖又言其害

有十謂不若簡練民兵增民壯快手備禦地方爲便後嗣昌死練兵亦不行鄉兵者隨其風土所長應募調佐軍旅緩急其隸軍籍者曰浙兵義烏爲最處次之台寧又次之善狼筈間以义槩戚繼光製鴛鴦陣以破倭及守薊門最有名曰川兵曰遼兵崇禎時多調之勦流賊其不隸軍籍者所在多有河南嵩縣曰毛葫蘆習短兵長於走山而嵩及盧氏靈寶永寧並多礦兵曰角腦又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陘有螞螂手善運石遠可及百步閩漳泉習鏢牌水戰爲最泉州永春人善技擊正統間郭榮六者破沙尤賊有功商竈鹽丁以私販爲業多勁果成化初河東鹽徒千百輩自備火礮強弩車仗雜官軍逐寇而松江曹涇鹽徒嘉靖中逐倭至島上焚其舟後倭見民家有嵯囊輒搖手相戒粵東雜蠻蠻習長牌斫刀而新會東莞之產強延綏固原多邊外士著善騎射英宗命簡練以備秋防大籐峽之役韓雍用之以摧猱獍之用牌刀者莊浪魯家軍舊隸隨駕中洪熙初令土指揮領之萬曆間部臣稱其驍健爲敵所畏宜鼓舞以儲邊用西寧馬戶八百嘗自備騎械赴敵後以欵貢裁之萬曆十九年經畧鄭維請復其故又僧兵有少林伏牛五臺倭亂少林僧應募者四

十餘人戰亦多勝西南邊服有各土司兵湖南永順保靖二宣慰所部廣西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狼兵四州西陽石砭秦氏冉氏諸司宣力最多末年邊事急有司專以調三省土司爲長策其利害亦恒相半云

明史卷九十一終

明史卷九十二

志第六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奏

敕修

兵四

清理軍伍

訓練

賞功

火器

車船

馬政

明初梁集冷行民出一丁爲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未幾大都督府言起吳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於是下追捕之命立法

懲戒小旗逃所隸三人降爲軍士至總旗百戶千戶皆  
視逃軍多寡奪俸降革其從征在外者罰尤嚴十六年  
命五軍府檄外衛所速逮缺伍士卒給事中潘庸等分  
行清理之明年從兵部尚書俞綸言京衛軍戶絕者毋  
冒取同姓及同姓之親令有司覈實發補府衛毋特遣  
人二十一年詔衛所覈實軍伍有匿已子以養子代者  
不許其秋令衛所著軍士姓名鄉貫爲籍具載丁口以  
便取補又置軍籍勘合分給內外軍士遇點閱以爲驗  
成祖卽位造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槩集軍更代  
法初三丁已上槩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  
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蠲其

丁徭洪熙元年興州左屯衛軍范濟極言勾軍之擾富  
峪衛百戶錢興奏言祖本涿鹿衛軍死父繼以功授百  
戶臣已襲父職而本衛猶以臣祖爲逃軍屢行勾取帝  
謂尚書張本曰軍伍不清弊多類此已而宣宗立軍弊  
益滋點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充伍帝諭兵部曰  
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有司宜審實毋混  
乃分遣吏部侍郎黃宗載等清理天下軍衛三年敕給  
事御史清軍定十一條例榜示天下明年復增爲二十  
二條五年從尚書張本請令天下官吏軍旗公勘自洪

永來勾軍之無踪者豁免之。六年令勾軍有親老疾獨  
子者編之近地。餘丁赴工遭亡者例發口外。改爲罰工  
一年。示優恤焉。八年免蘇州衛抑配軍百五十九人。已  
食糧止。令終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先是蘇常軍戶  
絕者株累族黨。動以千計。知府况鍾言於朝。又常州民  
訴受抑爲軍者七百有奇。故特敕巡撫侍郎周忱清理。  
正統初。令勾軍家丁盡者除籍。逃軍死亡及事故者。或  
家本軍籍。而偶同姓名。里胥挾讐。妄報冒解。或已解而  
赴部聲寃者。皆與豁免。定例補伍。皆發極邊。而南北人  
互易。大學士楊士奇謂風土異宜。瀕於夭折。請從所宜。  
發戍。署兵部侍郎鄺埜以爲紊祖制。寢之。成化二年。山  
西巡撫李侃復請補近衛。始議行。十一年。命御史十一  
人分道清軍。以十分爲率。及三分者。最不及者。殿。時以  
罪謫者。逃。故亦勾其家丁。御史江昂謂非罰弗及。嗣之  
義乃禁之。嘉靖初。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數十家。勾攝經  
數十年者。丁口已盡。猶移覆紛紜不已。兵部尚書胡世  
寧請屢經清報者。免勾。又避役之人。必緩急難倚。急改  
編原籍。衛所有缺伍。則另選舍餘及犯罪者充補。犯重  
發邊衛者。責賣家產。闔房遷發。使絕顧念。庶衛卒皆土  
著。而逃亡益鮮。帝是其言。其後用主事王學益議。製勾



單立法詳善久之。停差清軍御史寬管解逃軍及軍赴衛違限之科。清軍官日玩愒文卷磨滅。議者復請申飭。萬曆三年。給事中徐貞明言。勾軍東南資裝出於戶。丁解送出於里遞。每軍不下百金。大困東南之民。究無補於軍政。宜視班匠例。免其解補。而重徵班銀。以資召募。使東南永無勾補之擾。而西北之行伍亦充。郟陽巡撫王世貞因言。有四便。應勾之戶。樂於就近。不圖避匿。便一。各安水土。不至困絕。便二。近則不逃。逃亦易追。便三。解戶不至破家。便四。而兵部卒格貞明議不行。後十三年。南京兵部尚書郭應聘復請各就近地。南北改編。又言。應勾之軍。南直隸至六萬六千餘。株連至二三十萬人。請自天順以前。竟與釋免。報可。遠近皆悅。然改編下求改者相繼。明年兵部言。什伍漸耗。邊鎮軍人且希。圖脫伍。有旨復舊。而應聘之議復不行。凡軍衛掌於職方。而勾清則武庫主之。有所勾攝。自衛所開報。先覈鄉貫。居止內府。給批下有司。提本軍謂之跟捕。提家丁謂之勾捕。間有恩恤。開伍者。洪武二十三年。令應補軍役生員。遣歸卒業。宣德四年。上虞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有孫宗臯。宜繼。時已中鄉試。尚書張本言於帝。得免。如此者絕少。戶有軍籍必仕。至兵部尚書始得除軍士。

應起解者皆僉妻有津給軍裝解軍行糧軍丁口糧之費其冊單編造皆有恒式初定戶口收軍勾清三冊嘉靖三十一年又編四冊曰軍貫曰兜底曰類衛類姓其勾軍另給軍單蓋終明世於軍籍最嚴然弊政漸叢而擾民日甚

○明太祖起布衣策羣力取天下卽位後屢命元勳宿將分道練兵而其制未定洪武六年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槍刀步兵必善弓弩槍步射以十二矢之半遠可到近可中爲程遠可到將并百六十步軍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

設弩以十二矢之五遠可到蹶張八十步划車六十步槍必進退熟習在京衛所以五千人爲率取其一指揮以下官領赴御前驗試餘以次番試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戶以下官領赴京驗試餘以次番試軍士步騎皆善將領各以其能受賞否則軍士給錢六百爲道里費將領自指揮使以下所統軍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奪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爲軍止都指揮軍士四分以上不中奪俸一年六分以上罷職後十六年令天下衛所善射者十選一於農隙分番赴京較閱以優劣爲千百戶賞罰邊軍本衛較射二十

年命衛士習射於午門丹墀。明年復令天下衛所馬步軍士各分十班，將弁以廕敘久次陞者統之。冬月至京閱試，指揮千百戶年深慣戰及屯田者免，仍先下操練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嫻習者罰。明年詔五軍府比試，軍士分三等賞鈔，又各給鈔三錠爲路費，不中者亦給之。明年再試不如式，軍移戍雲南，官謫從征，總小旗降爲軍，武臣子弟襲職試騎步射不中程，令還衛署事與半俸。二年後仍試如故者，亦降爲軍。文皇卽位，五駕北征，六師嘗自較閱，又嘗敕秦晉周肅諸王各選護衛軍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練。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衛遣將統馬步軍分駐真定德州操練，候赴京閱視。景泰初立十團營，給事中鄧林進軒轅圖卽古八陣法也，因用以教軍。成化間增團營爲十二，命月二次會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日，秋冬亦如之。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申明洪永操法，五日內二日走陣下營，三日演武。武宗好武勇，每令提督坐營官操練，又自執金鼓演四鎮卒，然大要以恣馳騁供嬉戲，非有實也。嘉靖六年定下營布陣，止用三疊陣及四門方營，又令每營選槍刀箭牌銃手各一二人爲教師，轉相教習，及更營制分兵三十

枝設將三十員各統三千人訓練擇精銳者名選鋒厚其校藝之賞總督大臣一月會操者四餘日營將分練協理大臣及巡視給事御史隨意入一營校閱賞罰因以擇選鋒帝又置內營於內教塲練諸內使隆慶初命各營將領以教練軍士分數多寡爲黜陟全營教練者加都督僉事以次減全不教練者降祖職一級革任回衛三年內教練有成操協大臣獎諭恩錄無功績者議罰規制雖立然將卒率媮惰操演徒爲具文先是浙江叅將戚繼光以善教士聞嘗調士兵製鴛鴦陣破倭至是已官總兵穆宗從給事中吳時來請命繼光練兵薊門薊兵精整者數十年繼光嘗著練兵實紀以訓士一曰練伍首騎次步次車次輜重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曰練膽氣使明作止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友相助之義三曰練耳使明號令四曰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曰練營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以練將後多遵用之

○賞功之制太祖時大賞平定中原征南諸將及雲南越州之功賞格雖具然不豫爲令惟二十九年命沿海衛所指揮千百戶獲倭一船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軍士水陸禽殺賊賞銀有差永樂初以將士

久勞命禮部依太祖陞賞例參酌行之乃分奇功首功  
次功三等其賞之輕重大第率臨時取旨亦不豫爲令  
十二年定凡交鋒之際突出敵背殺敗賊衆者勇敢入  
陣斬將奪旗者本隊已勝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  
敵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前  
進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敗賊者皆爲  
首功軍行及營中禽獲奸細者亦准首功餘皆次功又  
立功賞勘合定四十字曰神威精勇猛強壯毅英雄克  
勝兼超捷奇功奮銳鋒智謀宣妙略剛烈効忠誠果敢  
能安定揚名顯大勲編號用寶貯內府印綬監當是時  
稽功之法甚嚴正統十四年造賞功牌有奇功頭功齊  
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陣斬將奪旗者與奇功  
牌生禽瓦剌或斬首一級與頭功牌雖無功而被傷者  
與齊力牌蓋專爲瓦剌入犯設也是後將士功賞視立  
功之地準例奏行北邊爲上東北邊次之西番及苗蠻  
又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世宗時苦倭甚故海上功比  
北邊尤爲最北邊自甘肅迤東抵山海關成化十四年  
例一人斬一級者進一秩至三秩止二人共斬者爲首  
進秩同壯男與實授幼弱婦女與署職爲從及四級以  
上俱給賞領軍官部下五百人者獲五級進一秩領千

人者倍之。正德十年重定例，獨斬一級者陞一秩，三人共者首陞署一秩，從給賞四五六人共者首給賞，從量賞二人共斬一幼敵者，首視三人例，從量賞。不願陞者，每實授一秩，賞銀五十兩。署職二十兩。嘉靖十五年定領軍官千把總加至三秩止，都指揮以上止陞署職二級，餘加賞。東北邊初定三級，當北邊之一。萬曆中改與北邊同。番寇苗蠻亦三級進一秩。實授署職視北邊十級以上，并不及數者給賞。萬曆二年令陝西番寇功視成化中例。軍官千總領五百人者部斬三十級，領千人者六十級，把總領五百人者十級，領千人者三十級，俱進一秩。至三秩止。南方蠻賊宣德九年例三級以上及斬獲首賊俱陞一秩，餘加賞。正德十六年定軍官部下斬百級者陞署一秩，二百級者實授一秩，四百級者陞一秩，餘功加賞。倭賊嘉靖三十五年定斬倭首賊一級，陞實授三秩，不願者賞銀百五十兩。從賊一級授一秩。漢人脇從一級署一秩，陣亡者本軍及子實授一秩。海洋遇賊有功均以奇功論。萬曆十二年更定視舊例少變。以賊衆及船之多寡爲功賞之差。復定海洋征戰無論倭寇海賊，勘是奇功與世襲雲南夷賊禽斬功，次視倭功。內地反賊成化十四年例六級陞一秩，至三秩

止幼男婦女及十九級以上與不及數者給賞正德七年定流賊例名賊一級授一秩世襲爲從者給賞次賊一級署一秩從賊三級及陣亡者俱授一秩世襲重傷回營死者署一秩又以割耳多寡論功最多者至陞二秩世襲先是五年寧夏功後嘉靖元年江西功俱視流賊例崇禎中購闖獻以萬金爵封侯餘賊有差以賊勢重變常格也其俘獲人畜器械成化例俱給所獲者其論功陞秩成化十四年例軍士陞一秩爲小旗舍人陞一秩給冠帶以上類推嘉靖四十三年定都督等官無階可陞者所應襲男爵冠帶萬曆十三年定都指揮使陞秩者不授都督賞銀五十兩陞俸者半之其有司民兵隆慶六年定視軍人例自洪宣以後賞格皆以斬級多少豫定條例漸多倖弊日啓正德間副使胡世寧言兩軍格鬪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級其獲級者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掠逃出之人非真功也宜選強明剛正之員爲紀功官痛懲此弊時弗能行故事鎮守官奏帶例止五名後領兵官所奏有至三四百名者不在斬馘之例別立名目曰運送神鎗曰齋執旗牌曰衝鋒破敵曰三次當先曰軍前効勞冒濫之弊至斯極已

古所謂礮皆以機發石元初得西域礮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傳後亦罕用至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爲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隨宜而用爲行軍要器永樂十年詔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諸山頂皆置五礮架二十年從張輔請增置於山西大同天城陽和朔州等衛以禦敵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宣德五年敕宣府總兵官譚廣神銃國家所重在邊墩堡量給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黃真楊洪立神銃局於宣府獨石帝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敕止之正統末邊備日亟御史楊善請鑄兩頭銅銃景泰元年巡關侍郎江潮言真定藏都督平安火傘上用鐵槍頭環以響鈴置火藥筒三發之可潰敵馬應州民師翺製銃有機頃刻三發及三百步外俱試驗之天順八年延綏叅將房能言麓川破賊用九龍筒一線然則九箭齊發請頒式各邊至嘉靖八年始從右都御史汪鉉言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佛郎機者國名也正德末其國舶至廣東白沙巡檢何儒得其制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



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二十五年總督軍務翁萬達奏所造火器兵部試之言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捧雷飛俱便用母子火獸布地雷礮止可夜劫營御史張鐸亦進十眼銅礮大彈發及七百步小彈百步四眼鐵鎗彈四百步詔工部造萬曆中通判華光大奏其父所製神異火器命下兵部其後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啓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崇禎時大學士徐光啓請令西洋人製造發各鎮然將帥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闕三大營兵不戰而潰鎗礮皆爲賊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發礮擊賊時中官已多異志皆空器貯藥取聲震而已明置兵仗軍器二局分造火器號將軍者自大至五又有奪門將軍大小二樣神機礮襄陽礮蓋口礮碗口礮旋風礮流星礮虎尾礮石榴礮龍虎礮毒火飛礮連珠佛郎機礮信礮神礮裏礮十眼銅礮三出連珠礮百出先鋒礮鐵捧雷飛礮火獸布地雷礮碗口銅鐵銃手把銅鐵銃神銃斬馬銃一窩鋒神機箭銃大中小佛郎機銅銃佛郎機鐵銃木廂銅銃筋繳樺皮鐵銃無敵手銃鳥嘴

銃七眼銅銃千里銃四眼鐵鎗各號雙頭鐵鎗夾把鐵手鎗快鎗以及火車火傘九龍筒之屬凡數十種正德嘉靖間造最多又各邊自造自正統十四年四川始其他刀牌弓箭槍弩狼筓蒺藜甲冑戰襖在內有兵仗軍器鍼工鞍轡諸局屬內庫掌於中官在外有盛甲廠屬兵部掌以郎官京省諸司衛所又俱有雜造局軍資器械名目繁夥不具載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詳焉

○中原用車戰而東南利舟楫二者於兵事爲最要自騎兵起車制漸廢洪武五年造獨轅車北平山東千輛山西河南八百輛永樂八年北征用武剛車三萬輛皆惟

以供餽運至正統十一年始從總兵官朱冕議用火車備戰自是言車戰者相繼十四年給事中李侃請以羸車千輛鐵索聯絡騎卒處中每車翼以刀牌手五人賊犯陣刀牌手擊之賊退則開索縱騎帝命造成祭而後用下車式於邊境用七馬駕寧夏多溝壑總兵官張泰請用獨馬小車時以爲便箭工周四章言神機鎗一發難繼請以車載鎗二十箭六百車首置五鎗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執爨試可乃造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請倣古制爲偏箱車轅長丈三尺濶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銃出則左右相連前後相接鈎環牽互車載

衣糧器械并鹿角二屯處十五步外設爲藩每車鎗礮  
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無事輪番推挽外以長車二十  
載大小將軍銃每方五輛轉輸樵採皆在圍中又用四  
輪車一列五色旗視敵指揮廷議此可以守難於攻戰  
命登酌行蘭州守備李進請造獨輪小車上施皮屋前  
用木板畫獸面鑿口置椀口銃四鎗四神機箭十四樹  
旗一行為陣止爲營二年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戰車長  
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圍箱板穴孔置銃上闢小牕每  
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千輛計四方可十六里芻糧器械  
輜重咸取給焉帝令亟行成化二年從郭登言製軍隊  
小車每隊六輛輛九人二人挽七人番代車前置牌畫  
猊首遠望若城壘然八年寧都諸生何京上禦敵車式  
上施鐵網網穴發鎗弩行則斂之五十車爲一隊用士  
三百七十五人十二年左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與  
鹿角參用兵部尚書項忠請驗閱以登高涉險不便已  
之十三年從甘肅總兵官王璽奏造雷火車中立樞軸  
旋轉發礮二十年宣大總督余子俊以車五百輛爲一  
軍每輛卒十人車隙補以鹿角旣成而遲重不可用時  
人謂之鷓鴣軍弘治十五年陝西總制秦紘請用隻輪  
車名曰全勝長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衝敵陣十六年

閒住知府范吉獻先鋒霹靂車嘉靖十一年南京給事中王希文請倣郭固韓琦之制造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爲櫓三層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載甲兵止爲營陣下邊鎮酌行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言全勝車之便而稍爲損益用四人推挽所載火器弓弩刀牌以百五十斤爲準箱前畫後猊旁列虎盾以護騎士命從其制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營教演兵車共四千輛每輛步卒五人神鎗夾靶鎗各二自正統以來言車戰者如此然未嘗一當敵至隆慶中戚繼光守薊門奏練兵車七營以東西路副總兵及撫督標共四營分駐建昌遵化石匣密雲薊遼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每營重車百五十有六輕車加百步兵四千騎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間車騎相兼可禦敵數萬穆宗躋之命給造費然特以遏衝突施火器亦未嘗以戰也是後遼東巡撫魏學會請設戰車營倣偏箱之制上設佛郎機二下置雷飛礮快鎗六每車步卒二十五人萬曆末經略熊廷弼請造雙輪戰車每車火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鎗天啓中直隸巡按御史易應昌進戶部主事曹履吉所製鋼輪車小衝車等式以禦敵皆罕得其用大約邊地險阻不利車戰而舟楫之用則東南所宜舟

之制江海各異太祖於新江口設船四百永樂初命福  
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兩浙及鎮江諸府  
衛造海風船成化初濟川衛楊渠獻槳舟圖皆江舟也  
海舟以舟山之烏槽爲首福船耐風濤且禦火浙之十  
裝標號軟風蒼山亦利追逐廣東船鐵栗木爲之視福  
船尤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火球大福  
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濶首昂尾高柁樓三重帆桅  
二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礮牀中爲四層最下實土  
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  
最上如露臺穴梯而登傍設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  
皆俯發可順風行海蒼視福船稍小開浪船能容三五  
十人頭銳四槳一櫓其行如飛不拘風潮順逆撞觸船  
視海蒼又小蒼山船首尾皆濶帆櫓竝用櫓設船傍近  
後每傍五枝每枝五跳跳二人以板間跳上露首於外  
其制上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爲戰場中寢處其張帆下  
棹皆在上層戚繼光云倭舟甚小一入襄海大福海蒼  
不能入必用蒼船逐之衝敵便捷溫人謂之蒼山鐵也  
沙鷹二船相胥成用沙船可接戰然無翼蔽鷹船兩端  
銳進退如飛傍釘大茅竹竹間牕可發銃箭牕內舷外  
隱人以盪槳先駕此入賊隊沙船隨進短兵接戰無不

勝漁船至小每舟三人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鳥嘴銃隨波上下可掩賊不備網梭船定海臨海象山俱有之形如梭竹桅布帆僅容二三人遇風濤輒舁入山麓可哨探蜈蚣船象形也能駕佛郎機銃底尖而濶兩傍楫數十行如飛兩頭船旋轉在舵因風四馳諸船無逾其速蓋自嘉靖以來東南日備倭故海舟之制特詳備云○明制馬之屬內廐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於大壩蓋倣周禮十有二閑意牧於官者爲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及各軍衛卽唐四十八監意牧於民者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卽宋保馬意其

日備養馬者始於正統末選馬給邊邊馬足而寄牧於畿甸者也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官牧之地曰草場或爲軍民佃種曰熟地歲徵租佐牧人市馬牧之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抽發軍苑馬分三等上苑萬中七千下四千一夫牧馬十匹五十夫設圉長一人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轉市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於行寺卿邊用不足又以茶易於番以貨市於邊其民牧皆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旣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此

其大凡也。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洪武六年，設太僕寺於滁州，統於兵部。後增滁陽五牧監，領四十八羣，已爲四十四監。旋罷，惟存天長大興舒城三監，置草場於湯泉滁州等地。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五軍養一馬。馬歲生駒，一歲解京，旣而以監牧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太僕官督理，歲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二月，報重駒。歲終考馬政，以法治府州縣官吏。凡牝曰兒，牝曰騾，兒一騾四爲羣，羣頭一人，五羣羣長一人。三十年，設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永樂初，設太僕寺於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舊設者爲南太僕寺，掌應天等六府二州。四年，設苑馬寺於陝西甘肅，統六監。監統四苑，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所統視陝西甘肅十二年，令北畿民計丁養馬，選居閒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爲事。編發者七戶，一匹得除罪，尋以寺卿楊祗言北方人戶五丁養一，免其田租之半。薊州以東至南海等衛戍守軍外，每軍飼種馬一，又定南方養馬例。鳳廬揚滁和五丁一，應天太鎮十丁一，淮徐初養馬亦以丁爲率。十八年，罷北京苑馬寺，悉

牧之民。洪熙元年，令民牧二歲，徵一駒，免草糧之半。自是馬日蕃，漸散於隣省。濟南兗州東昌民養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衛輝開封民養馬，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馬二萬，寄養近京，充團營騎操而盡。以故時種馬，給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騾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是時民漸苦養馬。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爲生也。自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洪熙初改兩年一駒，成化初改三年一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乃復兩年一駒之制。民愈不堪，請敕邊鎮隨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軍民交益者，便宜處置。時馬文升撫陝西，又極論邊軍償馬之累，請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歲輸銀一錢，以助賠償。雖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也。繼文升撫陝者蕭禎，請省行太僕寺，兵部覆云：洪永時設行太僕及苑馬寺，凡茶馬番人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常數萬匹，足充邊用。正統以後，北敵屢入抄掠，馬遂日耗。言者每請裁革，是惜小費而忘大計。於是敕諭禎，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自永樂以來，馬日滋，輒責民牧。民年十五者，卽養馬。太僕少



卿彭禮以戶下有限而課駒無窮請定種馬額會文升爲兵部尚書奏行其請乃定兩京太僕種馬兒馬一萬五千騾馬四之二年納駒著爲令時弘治六年歲十五  
年冬尚書劉大夏薦南京太常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清奏言我朝以陝右宜牧設監苑跨二千餘里後皆廢惟存長樂靈武二監今牧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尚無不足但苦監牧非人牧養無法耳兩監六苑開城安定水泉便利宜爲上苑牧萬馬廣寧萬安爲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清平地狹土瘠爲下苑萬安可五千廣寧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歲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足供三邊用然欲廣孳息必多蓄種馬宜增滿萬匹兩年一駒五年可足前數請支太僕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於平慶臨鞏買種馬七千又養馬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且視恩軍例凡發邊衛充軍者改令各苑牧馬增爲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廐馬旣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孝宗方重邊防大夏掌兵部一清所奏輒行遷總制仍督馬政諸監草場原額十三萬三千七百餘頃存者已不及半一清覈之得荒地十二萬八千餘頃又開武安苑地二千九百餘頃正德

二年聞於朝及一清去官未幾復廢時御史王濟言民苦養馬有一孳生馬輒害之間有定駒賂醫諱之有顯駒墜落之馬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既孳生者已聞官而復倒斃不過納銀三兩孳生不死則饑餓馬日瘦削無濟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有定額請以其額數令民買馬而種馬孳生縣官無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於民遺母求子矣初邊臣請馬太僕寺以見馬給之自改徵銀馬日少而請者相繼給價十萬買馬萬匹邊臣不能市良馬馬多死太僕卿儲燾以爲言請仍給馬又指陳各邊種馬盜賣私借之弊語雖切不能從而邊鎮給發日益繁延綏三十六營堡自弘治十一年始十年間發太僕銀二十八萬有奇買補四萬九千餘匹寧夏大同居庸關等處不與焉至正德七年遂開納馬例凡十二條九年復發太僕銀市馬萬五千於山東遼東河南及鳳陽保定諸府嘉靖元年陝西苑馬少卿盧璧條上馬政請督逋負明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闢場廣蓄爲經久計帝嘉納之自後言馬事者頗衆大都因事立說補救一時而已二十九年俺荅入寇太僕馬缺復行正德納馬例已稍增損之至四十一年遂開例至捐馬授

職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備用馬旣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自萬曆九年如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然一騶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騶馬進其直止數金且仍寄養於馬戶害民不減曩時又國家有興作賞賚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况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徵甚少而東征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丁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

千三百餘萬。蓋自萬曆以來，罔政太壞，而邊牧廢弛，愈不可問。既而遼東督師袁崇煥以缺馬請於兩京州縣，寄養馬內折三千匹，價買之。西邊太僕卿涂國鼎言：「祖宗令民養馬，專供京營騎操，防護都城，非爲邊也。後來改折無事，則易馬輸銀。有警則出銀市馬，仍是爲京師備禦之意。今折銀已多，給各鎮如并此馬，盡折萬一變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煥請按明世馬政法，久弊叢，其始盛終衰之故，大率由草場興廢。太祖旣設草場於大江南北，復定北邊牧地，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遼東、抵鴨綠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西抵黃河外，東歷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衛，荒開平、墊，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以至近邊軍民，樵採牧放。在邊藩府不得自占。永樂中，又置草場於畿甸，尋以順聖川至桑乾河，百三十餘里，水草美，令以太僕千騎，令懷來衛卒百人分牧。後增至萬二千匹。宣德初，復置九馬坊於保安州。於是兵部奏馬犬蕃息，以色別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草場日削，軍民皆困於孳養。弘治初，兵部主事湯冕、太僕卿王霽、給事中韓祐、周旋、御史張淳，皆請清覈而旋言。香河諸

縣地占於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皇莊。乞罷之。以益牧地。雖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諸衛牧場亦久廢。兵部尚書張瑩請復之。御史胡海言恐遺地利。遂止。京師團營官馬萬匹。與旗手等衛上直官馬皆分置草場。歲春末馬非聽用者。坐營官領下場放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給事御史閱視馬斃軍逃者。以聞。後上直馬不出牧。而騎操馬仍歲出如例。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勛以邊警為辭。奏免之。徵各場租以充公費。餘貯太僕買馬。於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至十八萬。戶部為詘。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佃取贏。浸淫至神宗時。弊益壞。

極矣。茶馬司洪武中立於川陝。聽西番納馬。易茶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偽。每三歲遣廷臣召諸番。合符交易。上馬茶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以私茶出者罪死。雖勛戚無貸。末年易馬至萬三千五百餘匹。永樂中。禁稍弛。易馬少。乃命嚴邊關茶禁。遣御史巡督。正統末。罷金牌。歲遣行人巡察邊氓。冒禁私販者多。成化間。定差御史一員。領敕專理。弘治間。大學士李東陽言。金牌制廢。私茶盛。有司又屢以敝茶給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馬應。宜嚴敕陝西官司。揭榜招諭。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馬直。則得馬必蕃。及楊一清督理苑馬。

遂命并理鹽茶。一清申舊制，禁私販種官茶。四年間，易馬九千餘匹，而茶尚積四十餘萬觔。靈州鹽池增課五萬九千，貯慶陽固原庫，以買馬給邊。又懼後無專官制，終廢也。於正德初，請令巡茶御史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寺官聽其提調，報可。御史翟唐歲收茶七十八萬餘觔，易馬九千有奇。後法復弛，嘉靖初，戶部請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戶部印發，府州縣不得擅印。三十年，詔給番族勘合，然初制訖不能復矣。馬市者始永樂間，遼東設市三，一在開原，一在廣寧，各去城四十里。成化中，巡撫陳鉞復奏行之。後至萬曆初，不廢。嘉靖中，開馬市於大同，陝邊宣鎮相繼行。隆慶五年，俺答上表稱貢，總督王崇古市馬七千餘匹，爲價九萬六千有奇。其價遼東以米布絹，宣大山西以銀市，易外有貢馬者，以鈔幣加賜之。初，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馬，屢遣使市於四方。正元壽節，內外藩封將帥皆以馬爲幣。外國土司番部以時入貢，朝廷每厚加賜予，所以招攜懷柔者備。至文帝勤遠畧，遣使絕域外國來朝者甚衆，然所急者不在馬。自後，狃於承平，駕馭之權失，馬無外增，惟恃孳生歲課，重以官吏侵漁，牧政荒廢，軍民交困矣。蓋明自宣德以後，祖制漸廢，軍旅特甚，而馬政其一云。

明史卷九十二

明史卷九十二

志第六十九

總裁官總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殿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刑法一

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宋採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敕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為條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

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爲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僞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爲具文由此奸吏翫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愆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畧而以厥衛終之厥豎姓名傳不備載列之於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卽議律令吳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叅知政事楊憲傅巖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爲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叅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



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十二月書成凡  
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又恐小民不能  
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  
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  
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  
過矣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曰進二  
十條五年定官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六年夏刊律  
令憲綱頒之諸司其冬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  
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及成翰林學士宋濂  
爲表以進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

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  
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  
名例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  
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  
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  
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九年太祖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  
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議釐正十有三條  
十六年命尚書開濟定詐僞律條二十二年刑部言比  
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  
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類

附入改名例律冠於篇首為卷凡三十為條四百有六  
 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日職制十五條日公  
 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日戶役十五條日田宅十一條日  
 婚姻十八條日倉庫二十四條日課程十九條日錢債  
 三條日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日祭祀六條日儀制二十  
 條兵律五卷日宮衛十九條日軍政二十條日關津七  
 條日廩牧十一條日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日盜賊  
 二十八條日人命二十條日鬪毆二十二條日罵詈八  
 條日訴訟十二條日受贓十一條日詐偽十二條日犯  
 姦十條日雜犯十一條日捕亡八條日斷獄二十九條

工律二卷日營造九條日河防四條為五刑之圖凡二  
 首圖五日笞日杖日徒日流日死笞刑五自一十至五  
 十每十為一等加減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為一  
 等加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  
 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為  
 一等加減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  
 百每五百里為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五刑之外徒有  
 總徒四年遇例減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斬絞雜犯減等者流有安置有  
 遷徙去鄉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為民其重者日充軍充軍  
 者明初唯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瘴邊遠邊衛沿

海附近軍有終身有永遠二死之外有凌遲以處大逆不道諸罪者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於原配處所依工樂戶留住法三流竝決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卽唐宋所謂加役流也徒者於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數年限決訖應役無得過四年次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減一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如笞之數笞杖皆以荆條爲之皆髻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以荆條爲之髻腿受笞杖訊皆長三尺五寸用官降

式較勘母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三十五斤止刻其上爲長短輕重之數長五尺五寸頭廣八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鐵爲之以繫輕罪者其長一丈鐐鐵連環之以繫足徒者帶以輪作重三斤又爲喪服之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其因禮以起義者養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毆殺之與毆殺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爲容隱者罪得遞減舅姑之服皆斬衰三年毆殺罵詈之者與夫毆殺罵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總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爲婚姻大惡有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

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贓有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親曰議故曰議功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太祖諭太孫曰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卽註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太祖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條例特一時權宜定律不可改不從三十年作大明律誥成御午門諭羣臣曰朕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旣久犯者猶衆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竝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論斷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大誥者太祖患民狂

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十條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爲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竝賜鈔遣還自律誥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復論其有無矣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示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載而其於令者法司得援以爲證請於上而後行焉凡違令者罪笞特旨臨時決罪不著爲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輒引比律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定擬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大抵明律視唐簡覈而寬厚不如宋至其惻隱之意散見於各條可舉一以推也如罪應加者必贓滿數乃坐如監守自盜贓至四十貫絞若止三加極於流三如監守自盜贓至四十貫絞若止三加極於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

無絞斬之別即唐律稱稱日者以百刻稱年者以三百

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書違限雖稍不及一時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稱日以百

刻未老疾犯罪而事發於老疾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

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即唐律老廢疾條犯死罪非常赦所不

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

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即唐律罪非十惡條功臣及五品以上官

禁獄者許令親人入侍徒流者竝聽隨行違者罪杖同

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即唐律同居相容隱條奴婢不得首主

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為證弟不證兄妻

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職責在奉法犯杖則不敘軍官

至徒流以世功猶得擢用凡若此類或間採唐律或更

立新制所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者也建

文帝即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命朕細閱較

前代往往加重蓋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

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論天下有

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成祖詔法司

問囚一依大明律擬議毋妄引榜文條例為深文永樂

元年定誣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讞囚者一依正律盡革

所有條例十五年南直隸巡撫王恕言大明律後有會

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  
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  
官守乞追板焚燬命卽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  
故論。十八年定挾詐得財罪例。弘治中。去定律時已百  
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鴟臚少卿李  
鏊請刪定問刑條例。至十三年刑官復上言。洪武未定  
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  
姦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  
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已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尚書白  
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間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  
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以聞。九卿執奏。乃不果  
改。然自是以後。律例竝行。而網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條。  
諸王無故出城有罰。其法尤嚴。嘉靖七年保定巡撫王  
應鵬言。正德間新增問刑條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  
宜編入。不從。惟詔偽造印信及竊盜三犯者不得用。可  
矜例。刑部尚書胡世寧又請編斷獄新例。亦命止依律  
文。及弘治十三年所欽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書喻  
茂堅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會同三法  
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  
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雖奉詔革除。顧

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採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三十四年又因尚書何鰲言增入九事萬曆時給事中烏昇請續增條例至十三年刑部尚書舒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刪世宗時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尚書劉澤深復請議定問刑條例帝以律應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刪定畫一爲是然時方急法百司救過不暇議未及行太祖之定律文也歷代相承無敢輕改其一時變通或由詔令或發於廷臣奏議有關治體言獲施行者不可以無詳也洪武元年諭省臣鞠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尚書夏恕嘗引漢法請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并論父太祖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毆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大理卿鄒俊議



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二十年詹徽言軍人有犯當杖其人嘗兩得罪而免宜并論前罪誅之太祖曰前罪旣宥復論之則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興通判龐安獲鬻私鹽者送京師而以鹽賞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悖失信於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詔如律永樂二年刑部言河間民訟其母有司反擬母罪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輕者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十六年嚴犯贓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者并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著爲令日久法弛故復申飭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謙言誑騙之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命如律擬斷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黃翰言民間無籍之徒好興詞訟輒令老幼殘疾男婦誣告平人必更議涉虛加罰乃可遂定老幼殘疾男婦誣告人罰鈔贖罪例其後憲宗時南京有犯誣告十人以上例發口外爲民而

年逾七十律應收贖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瞭哨口外爲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正統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矣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爲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曰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後憲宗時都御史李秉援舊例奏革既而南京盜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聞之詔仍以赦前後三犯爲命至神宗時復議奏請改遣云十二年以知縣陳敏政言民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爲子婦及以所攜前夫之子爲婿者竝依同父異母姊妹律減等科斷成化元年遼東巡

撫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  
例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用律詔從之武臣被黜降  
者騰口謗訕有司畏事復奏革其令弘治六年太常少  
卿李東陽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  
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  
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  
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  
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  
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  
訊輕罪卽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  
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并治其醫乃下所司議處十三  
年定竊盜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竊盜計贓滿  
百貫者犯當絞斬罪雖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卽累  
惡不悛之人難准常例其不滿貫犯徒流以下罪者雖  
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報允嘉靖十  
五年時有以手足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擬鬪  
毆殺人論絞大理寺執嘉靖四年例謂當以毆傷論笞  
部臣言律定辜限而問刑條例又謂鬪毆殺人情實事  
實者雖延至限外仍擬死罪奏請定奪臣部擬上每奉  
宸斷多發充軍蓋雖不執前科亦僅末減之耳毆傷情

實至限外死卽以笞斷是乃僥倖兇人也且如以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實毆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報罷請諭中外仍如條例便詔如部議自後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議擬奏請定奪隆慶二年大理少卿王諍言問刑官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槩用此例律文犯姦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姦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爲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槩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矣所謂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蓋謂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毆人成傷罪宜笞而議罪者則曰除毆人成傷律輕不坐外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旣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爲臣誠不知其所謂刑部尚書毛愷力爭之廷臣皆是諍議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姦情者不得引

用他如故萬曆中左都御史吳時來申明律例六條一  
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謂功臣家方給賞奴  
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僱工人  
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縉紳之家存養奴婢勢所不免  
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  
者以僱工人論受值微少工作計日月者以凡人論若  
財買十五以下恩養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視同  
子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僱工  
人論縉紳之家視奴婢律論一律稱偽造諸衙門印信  
者斬惟銅鐵私鑄者故斬若篆文雖印形質非印者不  
可謂之偽造故例又立描摸充軍之條以後偽造印信  
人犯如係木石泥蠟之類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擬斬  
偽造行使止一次而贓不滿徒者亦准竊盜論如再犯  
引例三犯引律一律稱竊盜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爲  
坐但贓有多寡卽擬有輕重以後凡遇竊盜三犯俱在  
赦前俱在赦後者依律論絞或赦前後所犯并計三次  
者皆得奏請定奪錄官附入矜疑辨問疏內并與改遣  
一強盜肆行劫殺按贓擬辟決不待時但其中豈無羅  
織讐扳妄收抵罪者以後務加叅詳或贓證未明遽難  
懸斷者俱擬秋後斬一律稱同謀共毆人以致命傷重

下手者論絞原謀餘人各得其罪其有兩三人共毆一人各成重傷難定下手及係造謀主令之人遇有在監禁繫者卽以論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數年之後者卽將見監下手之人擬從矜宥是以病亡之軀而抵毆死之命殊屬縱濫以後母得一槩准抵一在京惡逆與強盜真犯雖停刑之年亦不時處決乃兇惡至於殺父卽時凌遲猶有餘憾而在此類反得遷延歲月以故事當類奏無單奏例耳夫單奏急詞也類奏緩詞也如此獄在外數年使其瘐死將何以快神人之憤哉今後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單詳到院院寺單奏決單一到卽時處決其死者下府州縣戮其屍庶典刑得正旨下部寺酌議俱從之惟僞造印文者不問何物成造皆斬報可

○贖刑本虞書呂刑有大辟之贖後世皆重言之至宋時尤慎贖罪非八議者不得與明律頗嚴凡朝廷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於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振荒宮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於贖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

實開於太祖云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官及吏杖罪竝罷職不敘至嚴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贖及雜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議定贖罪事例凡內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及頒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等刑悉視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仁宗初卽位諭都察院言輸罰工作之令行有財者悉倖免宜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正統間侍講劉球言輸罪非古自公罪許贖外宜悉依律時不能從其後循太祖之例益推廣之凡官吏公私雜犯准徒以下俱聽運炭納米等項贖罪其軍官軍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贖亦如之矣贖罪之法明初嘗納銅成化間嘗納馬後皆不行不具載惟納鈔納錢納銀常竝行焉而以初制納鈔爲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永樂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

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竝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笞杖所定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爲千貫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遞加至杖百爲三千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今例折鈔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爲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成化二年令婦人犯法贖罪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銀錢之制例難的決人犯并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爲銀六錢笞五十應減爲鈔八百貫折銀五錢每十以百五十貫遞減至笞二十爲銀二錢笞十應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如收銅錢每銀一兩折七百文其依律贖鈔除過失殺人外亦視此數折收正德二年定錢鈔兼收之制如杖一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者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



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  
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  
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  
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答一十收鈔百貫收錢三十五  
文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于一百二十五  
貫收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  
今收贖律鈔答一十止贖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  
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為太輕蓋律鈔  
與例鈔貫既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為則凡收  
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答一十贖鈔六

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其

奏令中外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是時重修條例奏

定贖例在京則做工每答一十做工一月折銀三運囚

糧每答一十米五斗折銀二錢五分運灰每答一十

銀至徒五年五石折銀二十五兩運每答一十七十箇折銀

年六萬斤折銀六十三兩運每答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

千箇折銀運水和炭五等每答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

三十九兩運每答一十二百斤折銀運灰最重初

兩有初運炭最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

頗有力次有力等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每米五斗納

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每米五斗納

銀上庫後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月為折贖婦人審有

折穀上倉視在京做工年月為折贖婦人審有

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罪應錢鈔兼

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一十應鈔六百文折收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至萬曆十三年復申明焉遂為定制凡律贖若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犯徒及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婦人犯徒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贖鈔應七十二貫除決杖准訖六貫餘鈔六貫折銀七分五釐餘做此其決杖一百審有力又納例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應收錢三百五十文鈔一千一百二十五貫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凡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

者依幼小論竝得收贖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得依老疾收贖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發或廢疾時犯罪篤疾時事發得入上請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發得勿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如犯杖六十不在收贖之例若合計全贖鈔十二貫除已杖六十准三貫六月之後老疾合一年應入贖四貫計算每徒一月贖鈔七百元已役一月准贖七百元外未贖十一月應收贖七貫七百文餘做此老幼廢疾收贖惟雜犯五年仍科之蓋在明初即真其誣告例告二事以上輕實重犯死罪不可以徒論也其誣告例告二事以上輕實重虛或告一事誣輕為重者已論決全抵剩罪未論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百餘罪亦聽收贖如告人笞三十內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內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貫四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內止杖五十實已決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併杖共



七十收贖四貫二百文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內止杖六十徒一年實已決以總徒四年論全抵剩杖四十二徒三年之罪未決以連徒折杖流加一等論共計杖二百二十除告實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贖鈔六貫若計剩罪過杖一百以上又過失傷人准鬪毆須決杖一百訖餘罪方聽收贖

傷人罪依律收贖至死者准維犯斬絞收贖鈔四十二貫內鈔八分應三十三貫六百文銅錢二分應八千四百文給付其家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鈔三十貫若犯

徒流存留養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其法實杖一百計徒流年限一視老幼例贖之此律自英宗時詔有司行之後為制天文生婦女犯徒流決杖一百餘罪收贖者雖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決杖一百律所謂應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議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誥減之至臨決時某係天文生某係婦人依

律決杖一百餘收贖所決之杖並須一百者包五徒之數也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其法各別也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姦盜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并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例每折銀一錢為率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凡律所謂收贖者贖餘罪也其例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餘囚徒流皆杖決不贖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戶徒杖笞罪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

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輓、納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上係不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係行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姦盜受贓、為行止有虧之人、槩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寬武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

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要而論之、律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釐、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釐五毫者、即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釐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為七釐五毫、七分五釐之制、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抵罰役之令居多。如發

鳳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脚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爲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卽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於洪武時矣。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莫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准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纔足比於初之律、鈔耳。而况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釐、五毫、准鈔六百文、銀七分、五釐、准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於初之律。

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絕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寬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畧相當實不爲病也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旣壞變爲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甃運碎甃之名尚存也至萬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并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於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疎放疎放者引赴御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寬典乃軍儲倉拘係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追還所隸州縣遣之詔從其奏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爲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卽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

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爲獨重。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內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三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曆十三年所定大畧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註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爲一冊。一進內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如浙江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有逃故。按籍勾補。其後條例。有發烟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以萬計矣。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產者。或并無軍產。戶名未除者。朝廷歲遣御史清軍。有缺必補。每當勾丁。逮捕族屬里長。延及他甲。雞犬爲之不寧。論者謂旣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於刀鋸之上。如革除所遣謫。至國亡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於此矣。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御史周時亮復請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

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贖軍之議卒罷。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為然。因擬納例：以上帝曰：豈可預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復不允。萬曆二年罷。歲遣清軍御史并於巡按民獲稍安。給事中徐桓言：死罪雜犯，准徒充軍者當如其例。給事中嚴用和請以大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許。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於本犯親枝內，勾補盡絕。即與開豁。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其實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

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崇禎十一年諭兵部編遣事宜以千里為附近，二千五百里為邊衛，三千里外為邊遠，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外為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勾親鄰。如衰癯老疾，准發口外為民。十五年又諭欲令引例充軍者准其贖罪。時天下已亂，議卒不行。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親族有科斂軍裝之費，里遞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去，可乾沒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律漸弛，發解者不能十一。其發極邊者長解，輒賂兵部持勘合至衛，虛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云。

文政三卯



